

C H A P T E R 0

序

我是“如今的女高中生”。超短裙加松垮的过膝白套筒 眉毛修得整整齐齐 看场合 有时还化化妆。

上初中的时候 看着穿统一服装的高中生 自己还常在心里嘀咕：“我将来可不想变成那样”可是 我自己也变成了“如今的女高中生”，这个变化可是没用多少时间。

当感觉到自己的这种变化没多久，自己就已经变成了世人议论的“如今的女高中生”了。当然啦 如果不这样变，就没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是一旦穿上就脱不下的超短裙，别说不会不习惯它太短，反而是渐渐地陷入“那个世界”，并且似乎从中感到了自我。

直到今天我非但没有好好反省过，为什么自己也跟大家穿一样的衣服，背一样的书包，挂一样的小饰物，反而是开始希望能为自己的行为找一点正当的理由，有时甚至觉得这样做或许是向成年人的一种反抗。

提到超短裙，还有去年流行的吊带小背心，它们可能不仅仅象征着年轻人渴望身体的解放，也许还包含有精神解放的意义吧。夏天里，杂志和电视画面上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吊带背心的女高中生。成年人于是说她们“粗野”，可是想出、造出这些吊带背心的可是成年人，高兴看那些穿吊带背心女生的也是成年人，贼溜溜的目光跟看女生穿超短裙一模一样。

偏偏老天跟人开玩笑，吊带背心大流行的去年，可以见到太阳的日子其实不多。我本来对身体那样暴露多少有点不习惯，而且觉得吊带背心与阴天太不协调，即使这样还是有点想体验一下让火热的太阳照在皮肤上的感受，于是就

趁着阴天的间隙，也穿了那么一下子。

但是回到家里我就变回来了，一个人坐在床上用膝盖盖着下巴，听着音乐，迷迷糊糊陷入沉思。

跟我一样；如今的女高中生”也好；“野姑娘”也好，看上去大家都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但都是成年人造出的玩偶，不是实物，要知道造出这些玩偶的可是成年人。

稍稍被成年人的玩偶所折磨，并扮演着“如今的女高中生”的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自然有我的理由。

我喜欢运动，从进入中学开始一直打篮球，挥洒汗水追逐着球儿，于是投篮、命中，从中可以得到一种最高的享受。曾经是那么喜欢篮球，甚至想过不管将来长多大，篮球都不能丢，所以进入高中后我还是选择了篮球部。

不过你一定注意到了，我说这些话，用的全是过去时，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不打篮球了。

刚刚进入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停下来的，至今为止花在篮球上的那么多时间一下子成了空白。这不仅仅是时间的空白，心里也感到空虚，每天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闷闷不乐地消磨着时光。

母亲看着我这个样子，像是漫不经心地对我说了一句：“你还是试着写本书吧。”“说什么呢？就我这样还能写书？”我玩笑着回答，全不当一回事。

可母亲继续说：“什么也不想做，时间可是不饶人的，进高中以后就没见你写作，你现在有这么多时间，写点自己喜欢的东西难道不好吗？要用下决心出本书的干劲来写，试

试看吧。”

我觉得母亲简直是在胡说八道，人在那种心境是什么事也不想做的，我只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一笑了之。

但是，不知为什么，在无聊地打发每一天的时候，母亲的话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在脑海里打着转。本不怎么想理睬的，但那些话却一次又一次地冒了出来。

为什么我会变得这么郁闷呢？为什么在学校里会被人欺负呢？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为什么……不知不觉中，有一种想将这些思考全部变为文字的冲动。

如果是说话，必须有人来听，可是还没有一个可以将闷在心的话全部倾诉的知心朋友。如果跟母亲说，母亲又总是说“不对 不是这么一回事”；“不对 你不能这样想”接着便开始说教，让你感到深深的代沟。再说了，面对面地谈话似乎有些可怕，你还得照顾听者的感受，自己的真心话常常很难得到表达。不过如果是面对一堆稿纸就大不一样了，它会默默地将我的感受全部接纳下来。我可以将自己的心情全部向它倾诉，我只要它听我说就行了。

于是，有空时，我就对着稿纸开始倾吐心中的郁闷。越写越多，越写越想写，沉闷在心中的感受渐渐地开始清晰起来。

自己的感受开始倾吐出来以后，心情也开始慢慢感到轻松了。

才活了不过十七年，可我好像经历了不少事情，而且这些经历很多还是由于成年人的伤害所致，所以一直对成年人感到不满，一直在心里很矛盾，这些不满如果全部封闭在

心里，就会感到非常地沉重。

我想就是这些对成年人的不满，使我们不想长大，因而成为“拒绝成长综合征”一族。

孩子们对成年人，好像是想说就说，实际上真正的心里话却是不能说的。对父母是这样，在学校里就更是，特别是老师，有给孩子们评分的特权，孩子们却什么也不能说。

所以多管闲事的我就想将对成年人的感受好好说出来，虽然那仅仅是通过我个人的经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受，许多孩子一定也有同感，只是他们还没有说出来罢了。

于是我突然感悟到，母亲要我“写书”，或许就是让我能够代表孩子们，将自己的感受向成年人倾吐吧。

所以，写着写着，我突然感到心情变得好起来了，人也精神多了，我拼命将自己的感受诚实地写出来，并且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读到它。

但是，出书是怎么回事我全然不知道，不过，我想可以去出版社问一问，便拿着稿子到处去找出版社。

于是，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能够理解我心情的成年人。你相信吗？那些成年人，居然将我的心声做成一本书正式出版了。真好啊！我从心里感到自己是个超级幸运儿。

母亲一直说“机遇之神只在前面长头发，不到前面去抓住他，他就跑了”，现在我好像开始明白了这句话在说什么。

也就是说如果自己不勇往直前，机会是不会来找你的。

不下决心走出第一步，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只有在高中时代才可能做的事情真是太多了，参加舞蹈排练、参加学生会的干部竞选……我开始向自己挑战，学习做许多事情。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正开始闪烁光芒，不管别人怎样看我，但“我”还是“我自己”活得像自己难道不好吗？

进入初中以后有一种感觉，好像自己走错了地方，始终觉得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思想一直非常混乱，中学时代写的诗歌和文章也大都是在寻找自我。

这种感觉一定大家都有，这是从孩子到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会有有的体验。在孩子与成年人之间，人们总是一面徘徊，一面度过“青春期”的。

我也一样，通过写这本书，好像成长了许多，这书使我能够从上下左右前后全方位看到自己。于是现在的我与当时的我已经大不一样了，对成年人的感觉也在开始发生着变化。

虽然有许多不愉快的经历，虽然每一次都在痛苦中挣扎，但我一直让自己认真地面对现实，从不逃避。

或许走了许多弯路，但我一直希望能是一个“我自己”。

## CHAPTER 1

### 欺负人的陷阱

## 伤 害

我母亲对孩子们的看法始终如一，可以说属于相当固执的家长 与一般人家的母亲比较起来 或许有点不一样。

但母亲还是一直努力地想去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也能理解我，最难得的是，她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援助团团长。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母亲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所以对母亲我是没有什么不满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家里没有像母亲那样的强者，我可能就会将自己“封闭”起来，就会体验到不少痛苦经历，所以有时家长虽然唠唠叨叨令人厌烦，但到底还是最能理解自己的人，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除母亲以外，可以信赖的成年人当然还有。

尽管这样，我有时还是会不分青红皂白，真想大喊“成年人都叫人讨厌”，因为我是有过这样的体验的。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开始体验被人欺负的滋味。

认识我的人对着我嘀嘀咕咕，然后故意聚在一起大声叫：“什么 什么 真的是路望吗 太不可思议了！”我是个健康的女孩，还蛮要强的，就连我这样的人都会被欺负，难道“欺负人”的事就该这样司空见惯吗？

说坏话、挑逗、吵架 诸如此类的小事举不胜举 每天这种事情都在发生着。“欺负人”被定义为“几个人聚在一起，持续不断地故意挑衅，让人不愉快”，关于这些我深有

体会。

奈绪与我比较要好 从某一天开始 我们俩突然间就变成了四五个男同学的欺负对象，而且是以往经常在一起玩的男孩子们。

真的 事情的开始非常突然 有一天早上 上学以后 就这么突然发生了，自己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看 她就是路望 讨厌的家伙 呸！”就这样开始了 让人不知所措。

到了课间休息的时间，又是一阵乱骂。

“自以为是的家伙。”

“令人讨厌。”

甚至在上课时，还有人转过脸来，一会儿用手指指戳戳，一会儿故意用你听得到的声音说你的坏话。

“我们班上最叫人讨厌的人是谁啊？”

“还不就是路望吗？”

就这样你呼我应一直持续到放学还追着不肯罢休。

也不具体说我怎么就让人讨厌，到底哪里招人惹人，就是一个劲儿地挑衅，惹你生气，好像到处都有人提你的名字，想起来就让人气愤，经常跟我玩的奈绪也跟着我一起遭殃。

开始的时候，我还可以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强忍着，但是每天这样，从早到晚不停地被指指点点，我的心理防线也就被击溃了，变得有点神经质起来。一面提醒自己不要当一回事，一面却很在乎人家说什么 只要听到‘讨厌’两个字 我整个胃都会发紧，渐渐地忍无可忍了。

对方似乎在嘲笑我的心理变化，更加变本加厉地惹怒挑衅我，终于有一天我忍耐不住，跑到老师那里将事情说了出来。

可是老师却说：“又不是当面指着鼻子骂你 还是看看情况再说吧。”

我哑然无语。我没有想到老师竟然会这样回答我。

也许是我太天真了，一般我是不哭的，我哭着找老师了，我想老师起码会说一些安慰的话，起码要教我怎样处理这些事情吧？一直以来我始终相信“老师”的存在 就是为了这种时候有人会告诉我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

遇到“欺负人”事件时，老师的这种应对使事情得不到及时处理。这样一来胆子小点儿的孩子，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再来找老师了，也就是说会感到走投无路，境况会更加不利。

如果是当面说，似乎还好一些呢。不直接说，而是从边上一点一点地逼近你，这也让你的精神彻底崩溃啊，这一点希望能够得到理解。

“看看情况再说”，那就是说事后，老师应该关心并保护那个孩子。

“有孩子认为自己被欺负了”，这难道不重要吗？老师们也许不认为有那么严重，但关键问题是那个孩子觉得自己被欺负了。这是孩子们心里想着的事情，而老师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能够懂得孩子们心里怎么想。

任何时候都要保护孩子，难道不是选择了教师作为职业的人所应有的态度吗？这样说太过分了吗？

对那些完全不闻不问的老师，早就应该别对他们抱有希望了，不过，当时还只有十岁的我根本不可能想这么多。无奈之下我过几天就找老师说一说，这样说了几次，但老师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

就是这样，欺负人的事防不胜防。但是老师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被人欺负，而且我想老师们总是认为自己的班级里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如果有这种事他们或许会觉得是自己的耻辱。

所以我有时甚至想，老师们压根就是故意不承认，故意将事情掩盖起来不让人知道。

## 逃 学

这种状况一天天继续下去。有一天，我们刚走到校门口，又碰到那些欺负人的孩子。

我与奈绪对视了一下 马上想到了一起 两人二话不说就一起逃学了，逃到了附近的公民会馆。就这样没有任何商量，我们做了同样的选择，可见我们是多么默契的好朋友。我们一同逃到了平时经常去玩的公民会馆，迅速钻进一个壁橱里 躲了起来。

我们的这些举动，简直不用任何思考，就像木偶被人牵着做出来的一样。记得我们当时非常害怕、紧张、亢奋 好像是老天有意要给这件事加上戏剧效果，正好又碰上雷电轰鸣的坏天气。

在壁橱里不知道躲了多久，好像时间很长，又好像很

短，总之模模糊糊不很清楚。但是在学校那边，这时正闹得天翻地覆，明明有许多人看见我们是因为躲避被人欺负才逃学的，却硬当我们是逃避上课。

我们躲在壁橱里，外面的事情什么也不知道。但结果还是被公民会馆里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我们在橱子里没待多久就出来了。

好多成年人们聚在一起闹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我们被发现时，奈绪的妈妈和老师们都在，单单不见我的母亲。被人们带出来时，奈绪一下子扑在妈妈的怀里痛哭，可我却没有可以倾诉的地方。在激动的成年人中，没有一个人的胸怀可以接纳我的倾诉，这使我感到非常地无助和恐惧。

我记得因为找不到妈妈的身影，感到非常孤独和不安。我想如果妈妈接到我失踪的通知也不来找我，那就糟糕透了。即使孩子们的事情对于成年人来说不是那么要紧，但我还是对母亲耿耿于怀。

可后来却听说，我俩找不到了的事，老师们只通知了奈绪的妈妈，根本就没有告诉我母亲。

傍晚，奈绪的妈妈与我母亲通了电话之后，她这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母亲感到非常震惊：“孩子找不到，哪个父母不担心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责任谁来负？”

她愤怒地打电话质问班主任老师，看见母亲如此焦急，一直悬在我心头的疑虑和不安才得以打消。我这才确实实地感受到，我对于母亲来说有多么重要。

后来当母亲进一步了解到，这件事不是单纯的厌学，而是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才逃学之后就更加惊讶了。

我们选择逃学这样一种方式，实际上我们是在逃避被人欺负的同时，也期望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帮助。对于成年人可能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可当时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极大痛苦，学校对我们来说除了痛苦什么也不是。总之，是让人气愤的地方。

### 语言之外的信息

上述事件用文字表述出来也许你会觉得那么无聊，那么幼稚，可对于当时只有十岁的我们来说，可是件大事情。五岁的孩子有五岁人的价值观，十岁的孩子有十岁人的价值观，这些是不能用成年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的。

当时我母亲为了哥哥所遭受的欺负正在全力以赴做着更加艰苦的挣扎。母亲对我说对不起，没有顾得上关照我。可后来当她了解到我的遭遇实际上与哥哥有关时，母亲就更加惊讶了。

因为欺负我的那帮人中，为首的就是欺负我哥哥的主谋。自从学校因为哥哥的事情开过家长会之后，我就开始被人欺负了。

我心里窝着一股气，我将无处发泄的怨气全都冲着母亲来了。

“是妈妈在家长会上说得太多了，我才被人欺负的，都是妈妈的错！”

母亲眼里含着泪花将我揽在怀里说：

“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因为没有多余的精力关照你，所以不能察觉你的变化。”

母亲久久地揽着我 从她的眼里不断地涌出泪水。看到母亲颤抖的肩膀，我感到了母亲内心的巨大痛苦。

不过 确实如母亲说的那样 过去我无精打采也好 情绪变化也好 都逃不过母亲的眼睛。可现在 母亲被哥哥没完没了地被人欺负弄得精疲力竭，已没有余力关照我了。

我自己也感觉到母亲的难处，所以很多原先可能对她说的话也都没说出口。

我们家自从母亲住院以来 哥哥就开始被人欺负 欺负人的事情不断升级 这与被欺负人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也与欺负人的人的家庭背景有关。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让孩子们感到不安，情绪不稳定。在成年人看来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孩子们可能会感到非常严重。

还有 在学校这个环境中 常常会组成‘团体’开玩笑。感觉麻木的老师们根本就无法区分什么是开玩笑，什么是欺负人。因此 欺负人的事情变得司空见惯 以至于现在有那么多的家庭被卷入，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学生和他们的家庭感到不安。

老师们总是说一套一套的大道理，但是如果不把欺负人的事情公开出来 让周围的人都来干涉 这种事情是无法制止的。反而是干涉这类事情的家长被认作是“多事的家长”而他们的孩子则成为“多事的子女”成了被欺负的对象。

因为受欺负而自杀的事件发生时，电视里经常可以看见老师们接受采访时的托词，他们总是说“我们并没有看见多少欺负人的事情”。真想冲上去骂他们是混蛋。一般情况下欺负人的事不会在许多人的眼皮底下发生，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做那才真叫欺负人。

所以 如果‘没看见什么’这个理由可以成立的话 欺负人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完结。如果想要发现真正的问题，就必须真正关心孩子们。只要用心去观察，就一定能发现问题。

孩子们实际上会用各种方式向成年人们传递信息，嘴上虽然不说 但身上一定有所反应。比如 食欲减退 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了 没有生气 表情暗淡等等 但是 对那些连孩子们的倾诉都不肯听，孩子们说了也听不懂的成年人来说 孩子们即使是使尽全身力气来倾诉也无济于事 因为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

受欺负的孩子们，不肯向老师吐露真情的原因还有一个。

因为老师们总是千篇一律地将欺负人的孩子找来骂一顿。疑心被人打了小报告的孩子被老师骂过之后心里窝着火 然后就挖空心思 用尽各种手段寻求报复 于是事情变得愈加难解难分。孩子们其实很清楚找老师不但于事无补，弄不好还会更糟。

如果觉得把欺负人的孩子找来骂一顿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实在是大错特错。

批评过后的反弹是很可怕的 所以 批评之后的保护工

作是非常重要的。

## 哥哥所受到的欺负

我十岁时就感受到这么多事情，但是我哥哥所遭遇的还远不止这些。

哥哥出生时手脚就有些不便，听力也不太好。在学校里，大家都叫他“怪人”。这样的外号，可见他的个性、表情和身躯。

非常明显的残疾又看不出，但一看又和正常人有所不同，所以很容易就被人当作出气的对象。从进入小学开始，身体的缺陷就被人盯上了，并被拿来取笑，“聋子”、“怪脸”、“走路的样子好怪啊”等等，但哥哥也都能忍受。哥哥挺贪玩，所以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应该说是个非常阳光的孩子。记得妈妈说过，虽然哥哥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但好像老天有眼，故意让他听不到坏话，所以他总是乐呵呵的。

因为哥哥那么滑稽，虽然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他身体的残缺，但我从出生开始哥哥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一切很正常。不管他是不是残疾，在我看来，哥哥只是个大我一岁、贪玩、还常常跟我吵架的哥哥而已。

这样的一个人，进入小学五年级时却成了同年级男生们欺负的目标。主谋者还是哥哥从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在一起玩的同学，因为经常在一起玩，有时也吵架什么的，但关系一直都还比较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进入五年级以后 这个孩子突然间就盯住哥哥不放，成天欺负他。从来不爱哭的哥哥，居然开始向妈妈求援了。

母亲每次都一面耐心地听哥哥诉说，一面给他建议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终于有一天哥哥说他再也不想去学校了，母亲这才给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也不知道班主任是怎样处理的，从这次电话之后，哥哥所受到的欺负反而增加了。

可是，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母亲因为急性肝炎住进了医院，被人欺负的事哥哥也就不再提起了。但是哥哥所受到的欺负却有增无减。哥哥因为怕给病中的母亲增加烦恼，一个人默默地忍受着。

母亲的病刚有好转，就从来探病的哥哥的表情中看出了问题。

母亲问我：

“学校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说实话，我因为母亲住院，根本就没有心思关心其他事情。

学校里发生的事情虽然不知道，但察觉到哥哥情绪变化的母亲，跟主治医生商量后便急忙出院了，其实母亲是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

自从母亲回家来之后，贪玩的哥哥便整天守着母亲，哪里也不肯去。

母亲感觉到不正常，于是对哥哥说：

“妈妈的病已经好了 到外边玩去吧！”